



【人生随想】

金色奏鸣曲

□肖复兴

觉得今年秋天的树叶比往年黄得要深许多，是从家的后窗突然发现的。一棵槭树长得高过窗子，满树的叶子金黄，明亮得晃眼。特别是在夕阳的辉映下，金黄中变幻着火红，像是腾腾燃烧的篝火，或者乡村灶台下的灶火喷出的火苗。城市里的煤火不行，天然气燃烧的炉火也无法与之匹敌，并没有那么黄、那么红，冒出来的只是丝丝柔弱的天蓝色火星。

赶到公园去看树，这时候，银杏叶的金黄正当季。银杏是一种古老的树种，也是一种寿命长久的树木。这样的老银杏，很多生长在寺庙。在北京，最古老的银杏树在潭柘寺，有一千三百年的生命，看尽了春秋演义、朝代更迭和帝王将相的灰飞烟灭，那种一树通体彻底的金黄，真的让人叹为观止。

去年秋天去潭柘寺，这株千年银杏的叶子还是绿的。没想到，它在深山里，却比市内公园的银杏叶子黄得要晚。它沉得住气，不会被一点秋风萧瑟就逗弄得情不自禁，失去了千年的操守。今年去晚了将近半个月，它满树尽披黄金甲，远远地就望见金黄的树冠，飒飒秋风中，树叶摇曳，古树如同羽化成仙，腾起了一片金色的祥云，像要连根拔走飞起来一样。走近看，像是有人气派奢华地打散了那么多金子的碎片，镶嵌或者干脆融化进叶子里面，和秋阳、秋风一起演奏辉煌的秋日奏鸣曲。指挥便是那粗大沧桑的树干，每一根伸展出来的枝条，都是它挥舞的指挥棒。这样辉煌的金色奏鸣曲，需要千手观音一样多的指挥棒，才能够指挥得了这样漫天尽情飞舞的纷纷树叶。

又去了一趟颐和园。颐和园建得晚，没有潭柘寺这样的千年银杏树，至少有银杏树。因此，去的时候只是想看看那里的树木是什么样的金黄。走进宜芸馆和玉澜堂，看见玉兰树的叶子半绿半黄，特别打眼，仿佛春天与秋天交会，妙龄少女和沧桑老人并肩。刚下过一场细雨，绿叶绿得湿润而清新。在这样明丽的绿色衬托下，和在潭柘寺看到的古老的银杏叶相比，那金黄显得别具一格，沁人眼目，不由得感叹只有大自然才有这样童话般的奇异色彩，胜过一切调色盘里调配的颜色。

然后，走进乐寿堂轩豁的院落，左右几棵玉兰树，满树的叶子也是一样半绿半黄、明艳湿润，辉映得满院如同一幅水彩画，雨后的阴沉被这样的色彩冲破。树下，有很多人在拍照。为避免和这些人相撞，我走进乐寿堂后院。一般游人看完乐寿堂的前院，就直接走到长廊去了。后院，来的人极少，非常幽静，我常到这里来，特别是春天愿意到这里画画。这里有几棵粗壮的老玉兰树，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在这里寂寞地开着，如同白头宫女在，闲话戏春风。

走进后院，空无一人，玉兰树的叶子也

是那样半绿半黄。只是有些奇怪，这里的叶子绿的少一些，黄的多一些。由于黄色更加打眼，也由于和红墙红柱相映得色彩越发明艳，还可能是由于没有人的簇拥，这些叶子硕大靓丽得格外突兀，映照在乐寿堂后窗上的影子朦朦胧胧，将那金黄色搅得光影浮动，活了一样，像是游动的金色精灵。想起那句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的古诗，这里的情景是“玉兰分黄与窗纱”，那一片耀眼的金黄，有了不一样的幻象。

走到树下，仔细看那一片片树叶，我才感觉到，比起它们，银杏的叶子实在小很多。而且，玉兰叶子和它的花一样，都是支撑着，有了筋骨似的，托浮在空中。即使花落了，叶子也显得很有精神，不像桃、杏、苹果树，花落之后，叶子都是耷拉着，披头散发，像是失恋的女人。因此，那些像玉兰花酒盅一样硕大的叶子，才能像盛满黄金酒一样，盛满秋天这独有的金黄色；秋天的色彩，在这里才能得到特有的发挥，如同凡·高把金黄色发挥到了极致。

又去了一趟城外的凉水河畔。这几年，那里沿河两岸改建成滨河公园，新修了栈道，新栽了花木。那里有好多老树木，依然保存着，新旧互存，衔接着历史与现今。那些老树木，尽管没有新园林那样整齐，却更彰显原始的野味和乡间的乡土味，是一般公园里难以见到的。那里的槐树、柳树、栎树、白蜡，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树，树叶金黄一片，铺展展的，挥洒在蓝天之上，倒映在河水之中，染得天空和河水荡金流黄，更是在一般公园里难得一见的。

记得读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的自传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他重返莫斯科，在农学院附近的一座公园里，面对阔别的公园景色，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大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打击……因此，对它的爱也变得更加强烈，愈来愈让人心痛了。”

今年是疫情暴发的第三个年头，漫长的日子里，经历了与各种变异病毒的纠缠，似乎才明白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的含义，仿佛这话就是对今天而言。心痛的感觉，是一样的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还说：“人们到大自然中去，通常是去休息，我却认为，人必须经常生活在大自然中。”他认为，在这里，“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人和大自然的友谊。”这种友谊，更多来自大自然对人的抚慰作用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独特的赐予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面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伤，我们面对的则是疫情一直还在全世界肆意蔓延，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大同小异。能够出来走走，看看公园，看看大自然这样难得的金黄色的秋色，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独有的抚慰。对比大自然，人类是渺小的，是需要抚慰的。

小棋枰里的大乾坤

□李学朴

象棋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人们在茶余饭后或闲暇时，两人对弈，“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起手无悔大丈夫”“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”，杀得奇峰迭起，惊心动魄，犹如指挥官指挥一场战斗，岂不乐哉！

棋，古时本作“碁”“碁”，是博戏之具。它起源于何时，尚无定论。有人以宋玉《招魂》篇里的“菝蔽象棋”和刘向《说苑》里的“斗象棋而舞郑女”，说象棋起源战国时代；亦有人以晋末北周武帝制《象经》，断定象棋是周武帝所创制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说法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。

先秦时期，以象牙制棋，黑、白各六枚，其博法已不可考。秦至隋，象棋多在贵族、士大夫间流行。唐代是象棋盛行时期。象棋有文字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太平广记》中引唐人僧孺《玄怪录》：唐肃宗宝应元年，汝南书生岑顺晚居亲戚废弃山宅，梦观金象将军与天那将军列阵交锋，军师进曰：“天马斜飞度三止，上将横行击四方。辘车直入无回期，六甲次第不乖行。”醒后就地挖掘，发现一座古墓，“前有金床戏局，列马满枰……乃象戏行马之势也。”梦境虽属虚构，但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，作者在当时的实际文化生活中已见过“象戏行马”这种游戏，且这种游戏颇为盛行，才有可能被引入梦境。唐人把棋子称为“马”，谓下棋为“象戏行马”。当时象棋已有将、马、车、卒等名目，棋子的种类和对弈之步法，已与后世象棋略同。唐朝宝应年后，八世纪末，日本平安时代出现的“将棋”，有将（分玉将、金将、银将）、桂马、香车、步卒等四类名目，正和中国象棋的将、马、车、卒等名目相符，这很可能是唐代传到日本的“象戏”的变相。

北宋年间，“象戏”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，对棋制（即形象和内容）逐渐有所变革，特别是北宋后期，司马光等大文学家对象棋进行了改革。对此，理学家程颢有诗云：“大都博弈皆戏剧，象戏翻能学用兵。车马尚存周战法，偏裨兼备汉官名。中权八面将军重，河外尖斜步卒轻。却凭纹楸聊自笑，雄如刘项亦闲争。”从诗中可看出，棋子除了原有的将、马、车、卒之外，又增添了“偏”“裨”；棋盘有主帅所在的范围——“中军帐”，即现代象棋的“九宫”；有了河界，过了河的卒子可斜行，其步法也渐与现代相似。同时期，晁无咎在《广象棋图》序中亦云：“盖局纵横各十一路，棋三十二。”北宋末年，词人李清照在《打马图经》序里亦提及当时流行的象戏：“大小象戏弈棋，又唯可容二人。”从这里不难看出，“象戏”在北宋时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宋代军队中出现了火炮，象棋受此影响，添上了“炮”，可见象棋与军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。因而，北宋后期的词人刘克庄在长诗《象弈一首呈叶潜仲》中云：“屹然两国立，限以大河界。连营寨中权，四壁设坚械……远炮勿虚发，冗卒要精汰。负非由寡少，胜岂系强大。”从这首诗中可看出棋制在南宋后期，除“偏、裨”变名为“士、相”外，又有了“炮”这个名目，

这就和现代象棋完全相同了。“远炮勿虚发，冗卒要精汰”的行棋原则，特别是指急攻、缓攻和胜负得失的原理，亦与现今一致，因而可推断象棋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已完全定型。

棋多斫木为之，黑白各十六枚，画局道而中分之，黑白将帅分居两端之中央，又各左右辅以士相，并各有车二、马二、炮二、卒五为攻守之用。弈对双方轮流行棋，以将一方之将帅困死为胜。南宋洪遵记载说：“象棋家彻户晓。”可见当时象棋已流行甚广。洪迈《棋经论》、叶茂卿《象棋神机集》的刊行，亦表明当时棋艺理论之精妙。明清时期，象棋的步法有“车走直，马走日，炮打隔子象飞田”“小卒过河赛如车”等等。

到明朝，象棋逐步走向昌盛，尤以街头巷尾的对局最为常见。与围棋相比，象棋得到了社会下层人士的普遍关注，老人稚子均可为之一博，就是蓬门荜户之中也常备有棋具。由于象棋的流行，博弈界开始涌现出一批象棋高手，以棋艺著称天下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载了京城的八绝技艺，其中便有象棋一绝。当时，张京的棋术超压同辈，因而享誉北京，荣获“象棋绝”的美称。张京的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他与对手下棋，棋行一半，就可以算出此后几步胜对手，如此从未失着。

象棋以兵战为内涵，由此展示双方的棋艺。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，明代人不但喜欢下象棋，还喜欢以象棋为题材作诗，以诗的形式渲染象棋的兵家意味。如曾子荣《象棋》诗中云：“两军对敌立双营，坐运神机决死生。千里封疆驰铁马，一川波浪动金兵。”明朝仁宗皇帝非常喜爱象棋游戏，他也写过一首《象棋》，诗中云：“二国争强各用兵，摆成队伍定输赢。马行曲路当先道，将守深宫戒远征。”明成祖时，《永乐大典》中就辑有《象棋》一卷。据说明太祖的儿子朱权也很爱下象棋，并编过棋谱。清乾隆年间的名臣、书法家刘墉也非常爱好象棋，曾作有《咏象棋》诗一首：“隔河灿烂火茶分，局势方圆列阵云。一去无还惟卒伍，深藏不出是将军。冲车驰突诚难御，飞炮凭陵更铁群。士也翩翩非汗马，也随彼相录忠勤。”这首诗把象棋里不同角色的棋子及其功用描述得十分精准老到。

明朝学者、文学家杨慎，年少时被誉为“神童”，一次观看父亲杨廷和与友人弈棋，奉父命即席写成一首《咏象棋》诗：“兵卒冲千里，将军坐九宫。追风看马跃，吉日想车攻。士相士相围，江河天堑雄。笑谈几番局，月白映日红。”这首诗集中描绘了下象棋时紧张激烈的情形，写得气势雄壮，谈的是棋，但也是言志。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名臣、民族英雄文天祥，也是一位棋艺精湛的象棋专家，他在诗中多次流露出对象棋的浓厚感情，“客来不必笼中羽，我爱无如橘里枰。”他善弈盲棋，仅凭记忆心算，不看棋盘，用口述弈棋。据《纪年录·壬午》注：“公家居，当暑日，喜溪浴，与弈者周子善，于水面以意为枰，行弈决胜负。”这是象棋史上关于下盲棋的最早记录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